

登壇必究

登壇必究卷十五

淮陰王鳴鶴 編輯

輯征討說

王鳴鶴曰夫夷狄之爲中國患匪獨輒近世爲然也獫狁匪茹整居焦穫蠹爾蠻荆大邦爲讐蓋自三代之時且猶不可以化誨馴服之矣故北伐有吉甫南征有方叔以匡王國而壯厥猷此周宣所以稱中興之盛王而安內攘外其功甚偉千百世下有遐思焉我 高皇奮起淮甸掃除腥膻 文

皇纘服燕都大肆撻伐聖武神功卽六月采芑難
以揚厲其盛而今之時何時也□騎之憑陵與鯨
波之振撼東北且兩病已 明天子赫怒于密勿
賢公卿指蹤於萬里征討之權震耀一時而卒未
能得志于小醜者曷故哉夫天下不患無將不患
無兵所患任將練兵未得其道耳苟得其道而武
夫非干城烏合非手足者無之也故君不知將以
將與敵將不知兵以卒與敵法有明戒而柰之何
賢賢然瞋目扼腕徒悔己事之失奚益耶

征討

周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程子曰高宗商之高宗也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使
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教民爲心乃王者之事也
唯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
民肆欲也三年克之見其勞憊之甚

朱子曰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不可輕動之
意

鄭汝諧曰以高宗之盛而伐鬼方猶三年而後克
之其可用小人而啓多事之源乎無事之世捨內
治而幸邊功者皆小人啟之也

邱文莊曰先儒謂威武可及而以教民爲心乃王
者之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高宗商中興之君雖
不至於聖亦不可不謂之賢君也其所伐之鬼方
意其人必有可伐之罪不得已而興師以吊民然
而不急近功不用匪人是以兵雖久用而處之者

有道不至于罷黜中國師雖連出而任之者得人
不至于別生他變後世以帝王之師爲吊伐之舉
者必須事出乎萬全非萬全不可舉也是故於未
濟之初審幾而緩進於既濟之後擇人而任用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
誓于師曰濟濟有眾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
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
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尙一乃心力
其克有勳

邱文莊曰此萬世中國帝王征討蠻夷之始蓋夷
有四而居南方者謂之苗苗民弗循正理故帝舜
遣禹征之由此一事而觀可見唐虞之世非獨政
教與後世不同其征伐亦與後世不同也何也後

世之征伐四夷皆以其侵軼我邊境敗賊我生靈
以故與師討之而帝舜之命禹大禹之誓衆劉維
數有苗之罪所謂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
責其行已之不循正道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責
其用人之不循正道也民弃不保責其不循正道
以恤民而致其怨天降之咎責其不循正道以奉
天而召其怒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未嘗
有一言而及國家疆場之事嗚呼此其所以爲帝
王之師也歟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其首章曰六月棲棲

皇皇不
安之貌

戎車

兵車

旣飭

整也

四牡

騤騤

強貌

載是常服

戎事之常服

玁狁

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朱子曰六月建未之月也成康既沒周室寢衰入
世而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宣王卽位命尹吉肅帥

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詩以序其事如此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獫狁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于是出征以正王國也

謝枏得曰戎車日既飭則車馬器械士卒馬牛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日駉駉則無一馬不精強矣日載是常服則無一衣一裳不經點檢矣

邱文莊曰學士朱善曰先王之法夷狄侵中國臣子背君父皆天下之大變諸侯有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獫狁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為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蓋以為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臣之為言正也夷狄橫則中國危攘夷狄固所以正中國也

其第四章曰獫狁匪茹

度

整居焦

地名

獲

地名

侵鎬

地名

及

方明至于涇陽言其深文鳥章鳥章白旆旗央央

鮮明元戎戎十乘以先啓行啟行

朱子曰言獵狃不自量度深入爲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

王安石曰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

曰北

邱文莊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傳師直爲壯曲爲老所以然者惟其辭直故其氣壯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盡善今宣王與六月之師因獵狃深入我地不得已而應之其辭直矣其辭既直是以聲罪致討而我三軍莫不懷敵愾之心其氣安得而不壯哉辭直而氣壯而又選諸隊伍之中簡其鋒銳之士使之開先啟行其旗旌鮮明兵甲犀利無一事之不盡善此其所以爲王者之師彼區區醜虜惡足以富我之鋒哉

其五章曰戎車既安如輕

車之覆而前也

如軒

車之却而後也

四牡

既佶

壯健貌

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地名

朱子曰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

邱文莊曰漢書嚴光曰宣帝時玁狁內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蠱之整驅之而已朱子解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以為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而謝枋得亦言薄伐者叛則伐之服則舍之不窮追遠討也由是觀之可見先王之治戎狄以吾邊境為限越境而入者則治之不及吾境者則不治焉

詩序采芑宣王南征也其首章曰薄言采芑

苦菜

于彼

新田

二歲日新田

于此畝方叔蒞止其車三千師

衆也

干

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

順序

路車有奭

赤簟第

以竹簟為車蔽

魚服鈞膺

馬婁領有鈞而在膺有契有纓也

條轡也革

轡首也

也

朱子曰方叔先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眾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舊畝矣方叔蒞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其卒章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猷

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焯焯

盛也

如霆

疾雷

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朱子曰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方叔蓋嘗與於
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邱文莊曰按中國之外有四夷惟南蠻北狄最爲
中國患而在帝世已有有黃之師矣北狄之寇見
于經者始于宣王之世是時北有獫狁之征六月
之師是也南有蠻荆之伐采芑之詩是也說者謂
二詩皆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采芑之辭緩六月
以計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雖然時世不同而夷
狄之盛衰亦異南與北殊俗古與今殊時強與弱
殊勢所謂計與威不可以偏廢又在用之何如耳
苟北伐而有文武之吉甫南征而有壯猷之方叔
上之人用得其人而又委任之專則成功不難而
夷狄賓服矣

詩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

淮夷其首章曰江漢浮浮

水盛貌

武夫滔滔

順流貌

匪安

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

來鋪

陳也

朱子曰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鋪陳師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

其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

武

經營四方告成于

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萬廣曰四方既平則王國庶可平定所謂柔遠能邇也時靡有爭王心載寧又見宣王以天下爲心一有爭鬭則心之不安也讀此章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爲心而召公又以宣王之心爲心也

邱文莊曰周室至厲王出居于彘國勢中微矣宣王卽位北伐玁狁則命吉甫南征蠻荆則命方叔

至于討淮南之夷則又得召虎焉召公既自疾其
驅而一時從行之人亦莫敢支徐焉既而經營四
方告成于王上曰王國庶定而已庶之云者昔人
謂幸其儻然非以是爲美也此無他用兵非人主
之美事不得已而與師以遇絕
亂畧焉耳非以快吾所大欲也

漢宣帝時先零羌楊玉叛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
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亡踰於老臣者上問當
度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馳
至金城圖上方畧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
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

邱文莊曰充國謂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此真
老將諳練之言彼不出國門而任己意以節制干

里之外固有幸而中者
矣要之不可爲法也

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卽
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乃以次盡渡
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
馳逐此皆驍騎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
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陁中無虜乃引
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
千人守杜四望陁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圻堠
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

計而後戰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
虜數挑戰充國堅守

邱文莊曰充國謂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
此有國者馭虜之法充國行兵行必爲暇備止必
堅營壁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
戰此可以爲將兵者持重之法

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根分
兵並出擊罕开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之虜必
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爲一馬自駝負三十日食
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
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卽

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非至計也先零首爲畔逆
它種劫略故臣愚策欲捐罕开闡昧之過先行先零
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
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

邱文莊曰天子之師所以誅有罪罪有大小則誅
有先後先零首爲畔逆而罕开特劫畧耳劫畧夷
虜之常它種皆然不但罕开也未嘗加兵於叛逆
之先零而先加兵於闡昧之罕开雖能制其命不
足以服其心況未必能乎克國自謂其議爲全師
保勝安邦之策非但可用於一時真可以爲萬世
帝王以全取
勝之法也

宣帝時拜許延壽爲彊弩將軍辛武賢爲破羌將軍

嘉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
將軍不早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匿山中
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折痲瘡寒瘡寧有利哉今詔武
賢等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
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开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
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爲
寇罕羌未有所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
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
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开欲爲寇宜飭兵馬練

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欲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迫脅諸小種虜兵漸多誅之力數倍臣恐國家憂慮繇十數年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及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

邱文莊曰充國引兵法曰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虜欲爲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此數言者真萬世守邊保國之格言也

宣帝詔武賢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敵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使客諫之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遂上屯田奏曰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

臺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臣願
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
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
積畜省大費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卽如將軍
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
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
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
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

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
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
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
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計也臣
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惟明詔采擇

邱文莊曰充國所謂帝王之師以全取勝此一言
者萬世中國保治安邦之格言國家當全勝之時
猝有兵革之變一以是言爲主毋僥倖於一戰以
中賊之計張賊之威必持重而不輕動必詳慮而
不苟進非在彼者有必不可勝之資而
在彼者有必可勝之算斷然不輕發也

趙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

中什伍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
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趙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
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其後
充國乞骸骨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叅兵
謀問籌策焉

張拭曰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爲最凡將之病患於
勇而不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
則不敢以遽而曰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
畧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
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
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爲不
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
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闡外之寄

而爲國家根本之處要使百姓安邊疆固而西戎
坐銷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
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
出倫輩其在宣帝時且不獨爲賢將殆可相也使
其爲相必將爲國家圖同制度爲後世慮安養百
姓爲邦本計如魏相輩當在其下風耳

歟溪曰世有所謂智將有所謂勇將有所謂常勝
之兵有所謂幸勝之兵四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圖
事接策因時制勝以深謀遠慮爲先惟全國全軍
是務此智將也躍馬搥劍窮討殊鬪貪前利而不
恤後害急近功而不暇遠畧此勇將也以律而出
見利而動十則圍而五則攻避其銳而乘其弊此
常勝之兵也勃興於草野閭巷之中再鼓於奔北
敗衄之後垂亡而復存轉禍以爲福此幸勝之兵
也勇將能效搏折之力智將能取指縱之功幸勝
之兵可成事於一時常勝之兵可爲法於萬世克
國以智將而用常勝之兵故先計而後戰常曰擊
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又曰兵所以明德除

害也舉德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謹又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又曰兵以計爲本故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又曰戰不必勝不苟接及攻不必取不苟勞衆凡上書至於論列再四其言深切可爲萬世法與夫不度彼已不計成敗殘兵以取僥倖功名者豈不相萬萬耶

邱文莊曰自古論兵者多矣惟趙充國最得帝王全勝之要道焉萬世持盈守成之君所當師法者也蓋創業之君與守成之君不同故其用兵亦不同焉何也創業之君尺地一民皆非已有其所糾集者皆一時烏合之衆兵雖衆而人心不堅車資有限而餽餉或至於不繼故乘勢急戰以求決勝若夫守成之君則不然上承祖宗之業內撫人民之衆以衆而臨寡以大而制小以有餘而應不足其於寇賊夷狄除去其害爾非有所利之也況其所肅聚者皆吾之民克之雖可喜而亦可悲勝之未必得福而敗或足以致禍在我所繫者重故其發之也不可以輕故非萬全決勝必不爲也自世

尚孫吳之法謂兵貴神速往往以遲遲爲將之罪殊不知帝王之師與敵國戰爭不同彼言各有當耳惟充國以深遠之謀用常勝之兵所謂帝王之兵以同以勝全之一言真得三代帝王用兵取勝之要道萬世所當師法者也張棣謂漢將當以趙充國爲最嗚呼豈但漢之將哉雖謂古今諸帝王之師者一充國而已何止最於將而已哉

班固曰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謨之臣曷嘗不運策籌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

之士則言征伐皆徧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
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
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
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與變強弱
相反

邱文莊曰班固謂漢之諸臣論匈奴者不過兩
科和親與征伐而已然兩科之中又各有兩科焉
修文而和親之上也卑下而承事之則失之弱矣
威服而臣畜之上也驕武而征伐之則失之暴矣
然此皆視夷狄以爲屈伸強弱非帝王慎德懷
之道也是故凡爲天下國家者必內無虞廷怠荒
之失外有周官九伐之師台內外
而一之斯其爲帝王馭遠之術歟

左傳襄公四年晉悼公曰然則莫如和我戎乎魏絳曰

和我戎有五利焉戎狄荐

草居狄人逐水草而居

貴貨易輕土

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

習也

其野穡人成功二

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

徒不勦甲兵不頓

壞也

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

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邱文莊曰此後

世相戎之始

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歌鍾二肆

列也

及其鐃磬

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

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
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
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
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

邱文莊曰魏絳所和之戎戎而入居中國者也而
後世所和之戎則是化外之人處荒漠不毛之地
者也

漢高祖時匈奴數苦北邊帝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
士卒罷

與疲同

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

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

孫爲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爲關氏生子必爲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也

司馬光曰劉敬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爲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帝王之御夷狄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爲婚姻也
邱文莊曰齊景公一列國之諸侯也畏吳之強不得已而以女女吳吳秦伯之後周之同姓固在九州之域中也景公猶且爲之涕泣焉堂堂中朝奄有四海之大土宇之廣甲兵之強人士之衆乃至無策以禦外侮而與異類通婚姻決華夷之防廢

徵聘之禮嗚呼景公不得已而爲之高帝則可以
已而不已焉夫以創業之君任百戰之將馭戎豈
無他策而必割所愛以遺所惡哉蓋高帝因劉敬
之言劉敬本魏絳之說後遂祖之以爲馭戎上策
夫以閭閻窳窳之姿爲腥膻犬羊之配田舍翁溺
所愛者尙不忍也孰謂英雄之主如漢高祖唐太
宗者乃忍爲之哉蓋其慕割愛爲民之
名而不明華夷之分人倫之理故也

文帝遣陸賈使南越賜其王陀書曰朕高皇帝側室
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遙遠壅蔽樸愚未嘗
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
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
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賀

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傅陽
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
聞王發兵於邊爲寇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
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
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得
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嶺以
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與無一
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
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

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

胡寅曰賢哉文帝之不欺也實言之於德無損而聽者心悅而誠服矣或者夸大其辭侈耀其事假于符讖託于他神欲以警厭羣衆而不知虛誕之可愧也易曰謙尊而光卑不可踰文帝有焉

邱文莊曰天下道理最大且真者誠而已是誠也可以感天地格鬼神洞金石孚禽魚夷狄雖異類亦人也義謂不可以誠感乎誠之爲言真實無妄之謂也真則無偽實則無虛無妄則誠矣觀漢文帝賜尉陀書自言其爲側室子而又言高后自臨事諸呂爲變非但言其身之所自出而國家不幸之變故亦係及之于載之下讀之猶使人心悅而誠服況同時之人素不知其故者得一旦而聞之甯能不感動其心乎後世帝王惟我聖祖開國之初所降詔書與文帝不約而同一則曰朕本淮右小民二則曰朕本淮右布衣其言不一而足中庸謂惟天下至誠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區區夷

藩固在其化
育之中矣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匈奴侮嫚侵掠而漢歲致金絮
采繒以奉之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欲
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

顏師古曰愛人之壯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
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
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
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
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召幸之相
娛樂親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邱文莊曰或問朱子曰五餌之說如何曰伊川言
宋朝正用此術契丹分明是依金帛買住了虜人
分明是遭餌但恐金帛盡則復來觀此說則昔人
謂誼爲迂誼豈迂者哉蓋用兵則利在臣下不用

兵而和則利歸虜主虜人嗜利此所以樂從也夫
富弼說契丹以歲幣亦是此意雖然金帛出于民
國家既竭民力以養兵而又使出財以賂虜金帛
有時而竭虜人貪饕心無已時一旦無以應其求
則兵端起矣宋人之於契丹女真可鑒也已此
君子作事所以貴乎謀始而必思爲可繼也邪
武帝時匈奴求請和親天子下其議王恢燕人習胡
事曰匈奴和親不過數歲卽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
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從鳥舉難得而制今行數千
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疲乏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
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許之

邱文莊曰匈奴求和親夷狄非我族類割所愛而
與之固不可而又假以家人子典之則是待之不

以誠也尤不可若夫彼不曾侵我也而與兵舉之則曲在我直在彼華夏禮義之邦與夷狄較而曲在我可不可乎方其彼之有求也則正辭以拒之也中國女子不習外國水土而又多病況人生修短不常而女子性質不定或反因之以成瘡隙不若各守疆界敦禮義之爲長久也如此復之非獨善爲之辭理亦當如是也

宣帝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不幸爲賊臣所殺

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灾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
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灾
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
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邱文莊曰天地間有華夷猶天之有陰陽有此必
有彼决無滅絕其類之理况其族屬非一類此一
類衰矣而彼一類又起聖王知其然故其待夷狄
也准存吾有常之心而不幸其無常之灾此中國
之仁義所以爲可
貴而異于夷狄也

成帝時匈奴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奉獻罷歸自言
欲降卽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使者以聞下公卿

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欽以爲漢興
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稱
臣朝賀無有二心接之宜異于往時今旣享其聘貢
之質更受其逋逃之官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
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
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之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
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
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
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不受以明

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矣

邱文莊曰谷永杜欽此議得帝王以誠信待夷狄之道後世邊夷來貢而降有與此事相同者宜準此以爲法

光武時北匈奴遣使貢馬及求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

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誑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
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旣未獲助南則亦未
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器與所
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所適

邱文莊曰孔子言不違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之
爲賢此非但可施於待人處事雖中國之待夷虜
亦莫不然班彪之處北匈奴蓋有得於先覺之道
者矣其所立藁草委曲明盡可爲後世代言者法
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適平
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以救安邊境
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

反以加僑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
賂遂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
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
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
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
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
復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
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厚利結之於天下耳
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

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
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
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
母綏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
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廼知
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
克復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
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
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尙如斯安肯

以愛子而爲質哉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境不選守境武畧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利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

邱文莊曰班固引董仲舒之言和親謂其不圖萬世之利而媮恃一時之事斷之曰仲舒之言漏信乎其漏也仲舒此言蓋與賈生五餌之說畧同其言與之厚利和親後世亦有用之以弭禍息爭者

矣然卒無益焉唐人之遣公主宋人之納歲幣徒
費民財損國威其後效果何如也後之人尙鑒之哉
魏母邱儉爲安定太守將之官魏公操戒之曰羌胡
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
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
俗意從之則無益事儉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
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蓋經事
多耳

邱文莊曰曹操謂羌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
勿遣人往此誠練達事體通曉夷情之語也蓋中
國之與夷狄氣類不同疆域殊隔無事時政不必
屑屑相與通往來也非甚不得已決不可以通使

必不得已須擇其人不得其人寧受其責而不輕
厥其途是何也善人之難得也彼不善之小人昧
于大體惟顧目前理之可行與否事之可繼與否
皆不暇計往往順適敵情以爲身利假上旨以許
予教虜人以請求敎其所未知達其所欲爲允其
所不可必得既而不副其意因而啓釁端開邊隙
者皆此輩爲之也然其中固有休於利害苟遠一
時者而亦有反假虜勢以爲身榮利如范陵者曹
公爲此言自謂其經事多豈不信哉萬一國家不
得已與外國通使須審擇其人必知義理有氣節
通古今識事體者然後遣之不可專用武弁而必
兼之文士不可專任邊吏而必主之廷臣不可專
信內附之虜而必
仗之中夏之人

唐太宗時吐蕃維州刺史悉怛謀請降盡帥其眾奔
成都李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成事下尙書省集

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
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
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
川上平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
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
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况天子乎上以爲然詔德
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於境
上極其慘酷至武宗朝德裕爲相言維州據高山絕
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

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以計陷之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以併力西邊憑陵近甸韋臯欲經畧河湟須此城爲始急攻數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願盟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將吏對臣無不隕涕蕃帥卽以此人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冤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

悉怛謀右衛將軍

司馬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爲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猶利而忘義人猶取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于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謂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竊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可見矣

胡寅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唐地既與之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爲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孺所謂三日至咸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夫奪吾之地而約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

可謂之信也。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爲。司馬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爲言。又斥德裕爲利僧，爲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轉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耻，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即文莊曰：維州悉怛謀之事，司馬氏是僧孺、胡氏是德裕。其所論者，牛李二人已然之是非也。請就其未然者而爲之處置焉。夫德裕初得悉怛謀之通款，卽密以其事聞之朝廷，且致書宰相，俟報下而行焉。報可，則行不可，則姑已之，以待機會之來。如此，則不失歸附之心，而貽之禍患且亦不起。邊釁矣，不然若其人既歸其地，已爲吾所據業，已如此，不待其請卽明言告諭之，歸其地而不予其人，則虜憾吾恩信而歸附之人亦不遭慘毒矣。由是觀之，二人者皆有失也。德裕之失在於急功名，僧孺之失在於報私怨。就二人之中而言，則急功名者猶爲彼善於此也。嗚呼！假國家之事以行其私，

其于私計得
矣如公義何

范仲淹議和守攻備四策其和策曰元昊未嘗挫衄
而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
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爲念不可不納如
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於突厥當戎
主始亡爲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僚詣館弔其來使
其屈禮之太甚也又太宗驅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
語復親與之盟頡利旣退左右勸擊之太宗不從此
聖王之謀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禮謹信以盟好

爲權宜選將屬兵以攻守爲實事彼不背盟我則撫
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結好之策未
有失也

邱文莊曰仲淹所謂隆禮謹信以盟好爲權宜選
將屬兵以攻守爲實事後世不得已而與和戎者
當以此言爲權度

以上征討綏和之義按昔人謂戰守和皆應敵之
之具而非制敵之本制敵之本乃在夫可以戰可
以守可以相何者此實其腹心而運夫四肢之道
也蓋書吾所以治中國者則戰之中有守有和守
之中有和有戰和之中亦有戰有守如環無端迭
相爲用其變不同則其所以應之者亦不一要令
制敵在我而其力常有餘欲戰則爲唐太宗欲守
則爲漢光武欲和則爲漢文帝如斯而已苟惟先
外而後內執一而廢二以墜兵爲戰以置地爲守

以解弛爲和則以戰乃秦氏隨氏之戰守乃朱梁之守而其和乃石晉之和矣由是觀之則知戰守和之三言者古今制馭夷狄之道不出乎此矣漢人所謂治戎三策者皆在焉然就其三者而言之上策莫如守守而彼侵軼要求不已然後量彼已審時勢或與之戰或與之和所以戰者以固吾守非利其有而侵之所以和者以安吾守非畏其強而屈之是故戰而彼吾服吾亦不忘戰而一於守和而彼吾孚吾亦不忘戰而一於守戰也守也和也皆應敵之具而所以用之以制敵者在因其勢隨其機應其變可以戰可以無戰可以和可以無和其運用在吾之一心然要其歸止於守吾之封疆而已是則三者之中則又以守爲本焉

輯軍行說

王鳴鶴曰新陣下營諸法并各規略所欸列于後者皆大司馬許公倫所撰著公當

世廟時負將相材坐策北虜折衝尊俎之間勛庸懋顯時稱爲文武吉甫云故載之簡編者鑿鑿有定據大抵步騎隊伍奇正闔闢變化縱橫不出魚麗六花偏廂鹿角等法而其要先于定制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如篇中所載幾于制矣且讀之顯明易曉三軍之中令有識者章解句析

可不煩問辨而了然心目之間此係兵法所未載
故特表之至於禁誼度險以下諸篇出武經總要
人所習覩均爲軍行要法乃彙輯以便省覽毋徒
曰兵家常談也哉

破虜新陣大畧

大司馬許公論曰陣分前後左右四哨并中軍爲五四哨俱用步卒以五十人爲隊隊摘五人爲雜役戰士實四十五人也十隊爲哨四哨共用步卒一千八百人二術爲正也中軍分四部俱用騎士亦以四十五人爲隊五隊爲部共用騎士九百人一術爲奇也哨部俱用束伍法均功罪聯眾志也四哨各設拒馬鎗卽吳璘所製連以鐵索可架可卸驟馱以隨制奔衝絕技也每隊用三拒馬計每哨共用三十也一拒

馬卒凡十五人鎗刀手五人爲一伍伏鐵索前弓箭手五人爲一伍立鐵索後神機手五人爲一伍居拒馬後卽以開鎗施放絕便利也凡戰敵至七八十步內神機先發五人遞換頃刻可得三四發也四五十步弓矢發十步之內鎗刀手突起使敵遠近應接不暇此以正合也或敵氣旣衰有便可乘或正兵不支勢須策應或爭先趨利或間道設伏臨機制變其出無窮皆籍騎士焉此以奇勝也以其餘三百人設塘馬五十以司覘報馱騾一百以握神機諸品及諸雜

差以備營事而官旗不與焉故陣合馬步三千餘人而成也

下急營法

將士無事散處忽傳聲息則下此營

許公論曰各邊操練行營布陣固有定法及其遇虜便倉皇失措棄馬離次卓立不定平日所習者百不用一故今止教以下急營行營二法發砲成營遇賊卽戰頗爲簡便凡下操日官軍擺列主將進營掌旗放砲吹號笛發放等項俱如舊規外惟下營之時初中軍掌號官帶砲手至適中地方放砲一聲中軍官

旗卽帶主將一應標旗金鼓俱急赴放砲地方聚立
再放砲一聲中軍黃號旗不動發出青白紅黑號旗
各照東西南北地方各急走至五十二步半住立於
是各哨官旗見號旗出卽帶各高招門角管隊巡視
諸旗各急走至各號旗下同立其中軍四部門角巡
視隊旗亦東西南北各走三十步住立再放砲一聲
在各哨則門旗巡視旗仍在招下立角旗各離門旗
左右走五十二步半住立各隊旗隨亦照每隊十步
半以次擺立在中軍四部則門旗巡視不動角旗各

離門旗左右走三十步住立各隊旗亦照每隊一十五步以次擺立以上共放砲三次分布旗幟營盤定矣次中軍吹唢囉各軍散處者執軍器騎馬起身次吹長聲喇叭發鼓各軍并拒馬馱驟急走各尋認本哨旗號赴各隊旗下擺立如係四哨步軍將火器手弓箭手鎗刀手各摘一半擺前一層此時拒馬未安定如此擺定縱有賊來即可拒戰餘者在後其安拒馬如係中軍原無拒馬止是照隊旗站定將一應旗鼓人等擺列有序俱聽中軍咧咧響四哨各步軍退

同照陣圖在拒馬內外擺定號旗亦同中軍而營定
矣安營既定塘馬從北以次展旗傳到北面哨官卽
遣巡視官赴中軍主將口報北路傳有聲息中軍卽
放砲一聲起火一枝遣令旗四人四面遶營分付說
北路聲息到了各哨整頓器械齊心隄備不許喧嘩
各哨齊聲答應分付畢分營待塘馬走報人到放入
營稟畢備細中軍卽放砲二箇起火二枝又遣令旗
四面遶營高聲分付各軍奮勇出戰有功者賞退縮
者照依軍法斬首傳畢回營若賊來衝該哨千把總

官俱親臨督戰候賊至七八十步鳴鑼當賊各隊小
鑼一齊俱響於是火器弓箭一齊望敵俱發至十步
內領哨官擊鑼邊響當賊各隊俱擊鑼邊於是各軍
齊叫殺殺殺鎗刀及弓箭手持悶棍前後齊起奔賊
搏戰賊敗走咧咧響各回照舊站立第二次賊四面
來衝各哨亦照此拒戰第三次添賊四面來衝各哨
亦照此拒戰主將仍於中軍量火器或弓箭斬馬刀
鎗鈎等隊策應接戰候各步軍擊賊敗走中軍放砲
發鼓卽於四門放出奇兵追殺賊散得勝九聲咧咧

響收軍咧咧響回隊動金鼓入營鳴鑼駐隊報功畢
中軍吹唢囉動身吹喇叭攢隊吹咧咧旋隊各順序
回各地方

下行營法

軍行在途忽遇聲息則下此營

許公論曰軍行作三股行左前哨右左哨中軍居中
次左右哨右後哨前後左右每三里各設塘馬一層
九里三層以次加多益善每人給快馬各持方色旗
一桿無事捲旗聽中軍點鼓而行如先一層塘馬瞭
見賊卽展旗高執次層望見亦展旗以次傳至中軍

前先遣馬軍前陣以待今所謂堵頭馬也次照前下
急營法下營畢將馬軍掣入中軍塘馬仍以次各回
營口報知賊緩急多寡如前法戰守

拒馬鎗說

許公論曰問設拒馬何也曰制衝突也虜善戰勢險
而節短五步之內長兵技竭復短兵不備接戰無倫
被衝卽窘矣用車難於履險爲壘難於猝辦拒馬者
携壘以行而兼車之用者也且長兵衛短於內短兵
衛長於外發者有倫而應者無暇全勝之術也

問不用弩何也曰在古長兵誠莫利於弩自神機之
技出猛烈便利蓋十倍焉故自成祖以來弩遂廢
矣近日神機愈出愈奇如地槍五子數百步及快槍
二子亦數百步并佛郎機毒火諸品又出神鎗之上
矣設專官精教習止持此器佐以將軍諸品雖萬弩
曷能敵哉

三迭陣法倉卒遇敵行營未定則用此陣法取更
相迭出土馬不疲

初遇則左哨前哨出兵拒敵虜退徐行次遇胡虜則

中哨一枝突出陣前拒敵中營大將隨之居左哨前
哨之首中哨之後徐行三遇胡虜則右哨後哨突出
陣前拒敵虜退徐行至營所後哨隨卽站定向北右
哨擺列向西中軍叫開北門大將入營居中調度安
營布陣前哨急趨向南左哨向東中間騎步相兼車
輛間列擺爲八陣營圖營定巡綽官令戒喧嘩梆鈴
不絕大凡中途遇寇隨作犄角勢前分五軍卽合爲
三軍用角法以置其首用犄法以牽其足尉繚子行
兵止用左右中三軍蓋兵張翼主握零奇應變無

窮儻敵分兵攻戰我兵隨首足齊發急分五兵應援
不可拘泥迭出今從俗名三迭陣教之特自吳璘疊
陣法稍通變之耳

方陣圖說

八陣分布圖內有馳車輜車虛實奇正層疊成伍變
化不窮按常陳皆向敵但中營有內向有外向外營
有立陳有坐陳將居其中調度約束各有準繩務要
隅落鈎連曲折相對中間九軍錯列四頭八尾車步
相兼方圓互倚卽古魚麗六花偏廂鹿角犁然具備

量車多寡分布步騎大率古馳戰一車甲士步卒七
十五人輜重一車持車二十五人二車百人不得紊
亂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
從哉如步兵不敷照大扶胥一車二十四人推之或
照許公合用步騎軍數但依後陣擺列如無拒馬鎗
卽用戰車當前亦通變之一策也許公方陣一圖四
正四隅俱列門旗大都皆從孔明縱橫皆八長蛇八
陣出耳考之司諫鄭公林之說尤爲確據載觀八陣
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大將握奇爲中

軍皆黃帝井田之制也李靖曰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本乎隊伍之別所謂數起於五而終於八非詭設物象者也信哉

四正四奇分門突陣剿捕虜寇圖說

正門出正敵人知備奇門出奇敵人莫測正門時闕時關奇門突陣方張每面三兵敵自敗北陣步不移曰實騎時突出曰虛虛以待實實以障虛故余謂許公方陣卽古之八陣乃常蛇陣也按兵科給事中鄭林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

之陣夫古之蚩尤卽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今遼陽李將軍以此陣教士卒演習頗得機括營車擺用不數隨製鐵尖木蒺藜行馬補其空缺令步卒人持其一置之陣前以防胡騎衝突似覺得力

軍行

此皆兵法所未載者故表而出之

一軍未發前三月下令收拾行裝鞍勒乾糧鞋履器械一一足備聽令而行不可使預知所往泄漏事機

一發軍日不拘時分但聞第一盪喇叭響收拾軍裝第二盪喇叭響整隊擡立第三盪喇叭響啓行各哨先令馬軍一半在前一半殿後各隊步軍依次隨行如出郊外須令熟知道路夜不收及遊兵前引左哨行左路右哨行右路前哨行中路之先中

軍行中路之中後哨行中路之末每隊相去一百五十步如遇山路窄狹不能並行者前哨三隊先行左哨三隊次之右哨三隊又次之如此輪流遞爲一路不許攙越停擁至寬平處仍照前三路分行不許斷隔違者治以軍法

一凡行軍須令遊兵前持五色旗遇溝塹開黃旗遇谿河開黑旗遇林木開青旗遇賊開白旗前後遞相傳開掌旗官失於瞭望者痛決一百因而誤事者依律處斬

一經過城堡鄉村鎮店不許縱軍離陣驚駭人民強
買物貨飲食奪人乘騎如有違犯定依軍法處治
一軍行步兵在前騎兵在後如遇大雪騎兵在前步
兵在後

一軍行遇大雪大雨人馬寒凍兵器濡濕者卽宜擇
地駐劄申嚴隄備待天晴道乾方可行兵如欲攻
其不意不備者不拘

一軍行遇大風逆來吹揚灰沙撲人面目者不可進
兵宜擇地下營以防不虞若風從右背來者是助

我軍宜急進兵然崔浩因逆風而旁設伏兵待賊過發伏擊之取勝是謂以權佐攻也

一軍行前有賊兵守我要害斷我歸路宜引兵避之別求其便或用車營塞其險隘固我人馬且戰且前用飛槍神砲弩勁兵奪其要害破其困扼可以制敵取勝

一軍臨賊境遇關山險隘及三岔川口先令遊兵於最高處四面卓望或路傍有深林幽谷草木叢密去處須令短兵於內搜索果無姦伏卽回報主將

挨次整隊而行

一前哨軍遇賊卽於當腳下先占高平之地堅立以待遞報中軍聽其相機調度此時如有回頭移足悉以軍法重治退後者卽係臨陣先退依律處斬一渡水先令水手前行探其深淺如有水深卒無船筏卽用大索數條於兩岸林木或用椿橛上繫定先令乖覺十數人攀索過水登高遠望果無藏伏方令各隊將旗槍刀每十條爲一束或於近便處採砍竹木作排筏下排刀鎗上鋪衣甲用大纓穿

於渡索上以聯其筏令先過者於岸上擗曳過水
或用大甕絞作罌筏或用羊皮渾脫皮囊饌草於
內令實繫作木筏渡人尤妙俱要挨次而行不許
攙越

安營

一下營之法擇地爲先地之善者左有草澤右有流
泉背山險向平易通達樵牧謂之四備居山占其
高陽居水占其上流大約軍之所居就高去下向
陽背陰兵法所謂養生處實軍無百疾居山之左

備山之右居山之右備山之左居山之陽備山之
陰居山之陰備山之陽不居無障塞謂四通八達
之道受敵益多不居深草恐有潛襲或被火燒不
居水衝恐有漲溢或被決壅不居無水及死水恐
渴飲致病不居無出路謂四面地隘恐被圍難解
及糧運阻絕不居無草萊恐軍乏絕不居下濕恐
人生病軍馬不利不居廢軍故城久無人居者恐
被兵圍生疾不居塚墓間與鬼神共處春夏宜居
高而無暴水秋不居溝澗深谷慮有洪潦兵法有

曰山中之高謂之天柱澤中之高謂之地柱高中
之下謂之天獄低中之下謂之地獄斥鹵之地草
木不生謂之飛鋒故村虛落荒城古砦謂之虛耗
川谷之口乏木無草謂之天竈穹隆鏃背四面平
坦謂之沃焦亦名龜背神祠社木謂之天社邱陵
之上大山之口謂之死地大山之端謂之龍頭凡
此地皆不可安營安營皆隨地形而設寬平處卽
布方營半險半平處卽布偃月營先計人數列營
幾重配地多少隨其衆寡一人三步使隊間容隊

甯使剩隊不得少隊如有剩隊則均分四角或中軍以備急用

一軍行將欲止舍必先令遊兵於營四旁高阜處整隊駐劄就差乖覺四遠哨探一則以防敵兵一則以退走遁及待營內卓幕以定各守信地訖看中軍發起火三枝則諸軍方許撤隊入營或有瞭見聲息隨即放砲候主將號令相機應敵

一營邊如無水者以地生蘆葦水草之處及地有蟻穴其下必有伏泉可開井取水及尋野獸踪跡去

路不遠有水如軍遇緊急備水隨行者須用羊皮
渾脫盛之或大葫蘆亦可

一四外要害去處裝塘伏路者每更輪流三人於道
傍防候如有細作潛來偷營切勿驚叫放賊過塘
遠遠暗襲至第二塘以裏後無賊兵相繼者卽與
答號密切掩捕不許喧噪

一臨賊境凡採薪汲水牧放未出之先須用遊兵四
遠架梁見賊卽便放砲使知迴避

一營壘已設警備再爲量分遊兵於營外四面要害

去處每處給與鼓砲隱於幽僻之所或園林村墻之中如夜有賊來犯我營壘者前項伏兵卽從後舉砲鳴鼓而出以攻其背如此賊必驚疑潰散

一凡遇賊夜來犯我營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之制也立營之法與布陣同蓋止則爲營戰則爲陣大陣之中必包小陣大營之內必包小營前後左右諸軍各自有營大將之營居中諸營環衛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再於各隊量抽短兵於營外五十步內裝塘如賊至塘所佯爲不知放賊

過塘遐遠然後放起火一枝營內軍士皆起披執
兵刃禁聲安坐以待敵至卽舉四角烽墩照耀營
壘我軍於暗處伺立但見來者便以弓弩槍砲齊
擊截其歸路奮勇疾戰如此則賊可擒也

一賊入隘口待十過其四五我從後傍截之如賊驚
亂則奮兵擊之必勝

一賊出隘口來關候其半出速馳赴之左右夾攻再
遣精兵由間道奪其高險以銳弩火箭下瞰攻之
可以全勝

一賊入境侵掠且按兵泊力待其將退度其歸路從間道潛出精兵據險設伏再以大軍躡其後候賊入伏乃鼓譟而前奮力齊攻必勝

一賊眾我寡須要避易就險或乘其陰霾昏夜及潛伏林莽設爲疑兵隨形應變擊之勝

一賊入境內初來氣銳不可當頭截殺俟其四散搶掠其眾必分我當潛兵於鄉村擊之或待其將歸預爲分兵伏於歸路從三分之二以邀攻之則勝
一軍行山峽之間卒然與賊相遇道路窄狹雖眾難

用當命冒刃勇力之士先鳴鼓大譟而乘之以短兵接戰再遣健步精兵潛登岩岸險阻夾攻古人以此爲谷戰譬如兩虎鬪於穴中猛者必勝

一我軍爲敵所圍斷我前後我欲突圍而出必當以步兵居內車騎長箭手鎗手刀手相叅居外前後以長鎗大牌補空分爲三部各部勇戰突之出圍仍合一處互相犄角擡陣緩行慎勿驚亂

一與敵過於深林之內當視林木疎密疎處則布騎兵雜於鎗牌密處則布短兵各以奇正更戰更息

此謂林戰之法也

一敵人遠來疲勞可擊方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亂行可擊

一敵若於高山大隴揚兵而行者必別有精兵將出間道攻我不意我當置望樓遠瞭或有塵起鳥驚之處當潛遣精騎先於來路據險設伏待其至而擊之

一敵若乘其風雪飄驟故令偏師來攻待我應之彼必佯爲敗北此欲誘我入伏也我當勒陣緩追潛

於軍後多選精兵從賊來路及度其歸路密切覘望如有伏兵卽分軍爲三四潛入伏所互換攻擊若彼伏兵敗走我軍就彼伏定待彼來誘我者入伏卽起而攻之

起營安營規度

凡行營須待大營旗纛起行或聽駕前銅角聲各營方許起行每日下營量撥步軍或五隊十隊馬軍五隊或三四隊步軍披甲馬軍不摘鞍伺候長圍及架砲者布列已定方許入營休息有盜人衣糧諸物及

盜騾馬宰殺并檢括隱藏人遺失物者俱斬知情首
告者給賞知而不首者同罪若收得馬驢騾馱者卽
送該營轉送大營召人識認如有遺失被後哨官軍
收獲者收役官治以大罪

凡將下營未定之時須撥幾隊人不解甲馬不解
鞍長圍架砲先定然後入營休息及嚴謹營不偷
盜然後營
自整也

大將軍破敵

正統己巳虜犯京城彰義門當虜衝有給事中山西
平陽人徐某請募諸將發下大將軍砲正被虜衝放

打人馬齏粉其勢卽解徐公超擢爲侍郎又大同總兵周尙文曾用戰車載大將軍砲待賊叢集來時放打傷賊衆因而解彌陀山困住官軍之圍今若用守城門自好若用戰車野戰上載大將軍數十車待急緊賊衆時用放打又豈不能如二公成功乎

神器莫過於佛郎機

各樣火器名色甚多然類皆裝藥纔放放了復裝藥又放未免遲滯且連放銃熱難爲三四放必炸若佛郎機則子砲在外放了一箇又安在佛郎機空腹內

一箇再放連放四五子砲亦不熱所以爲好只要各會放人隨身帶一小口袋內帶着安藥子銃五六箇接連放之又安架上隨手轉放皆便其聲震響所打無不破透若鳥嘴銃雖好安藥鉛子小亦遲卽打着人不係致命處亦打不死也

火鎗莫便於夾耙銃

夾耙銃卽快鎗一般但快鎗是一塊鐵打的一條鐵棍一般太重夾耙銃則上半截渾用鐵下半截扁扁一片鐵兩邊加木板夾住錠牢所以名爲夾耙銃銃

口頭上再傍邊加上如尖刀相似一扁鎗若見賊放夾耙銃打了一時再裝藥不及賊卻早撞在面上則卽作棍打賊亦可則卽作鎗照賊扎將去亦可一物而三用焉況放時原用一鉛子若臨賊放時多添二三鉛子在內發去則散開多打着賊卽如連珠砲一般卽如兩眼銃一般卽如三眼四眼銃一般

藥箭夜不收俏射賊馬

造藥之法山西陽曲縣陽溪諸里極爲精製藥成先試淬針以之刺蛙一跳卽死藥味不難卽本土所生

鳥頭婁離等物夜選乖覺有胆之人各藏牛角短弓
竹杆小箭待虞睡熟將馬拴住攢簇以藥淬箭臨到
跟前或十步或五步暗行刺射戰馬一中無不死者
亦古人夜解賊馬鞍之類也

電掃雷丸

其爲器也管用七尺而以銅爲之小管七寸而以藥
發之小管之口塞以鉛丸出入藥中日夜任發遠者
一二里近亦二千步丸及之處人馬擊傷此蓬窗日

錄所載

一地網

古人結草尙可以絆敵馬胥穿猶能以陷獸則今邊
牆外掘品字窖坑或內安鐵尖之物或上覆草土以
蓋使敵人莫知或陷其中固亦地網之類然無人看
守卽跌一二敵馬其餘皆可驚知使用他物踏知填
塞復履如平地矣此我不善用地網之過也凡用地
網當於敵人來處或夜密遣眾挑掘成窖坑上覆以
脆薄板片或只剗掘比馬蹄大柴品字羅列如網上
或以舊布片蓋之猶上土鬆壓灘平却用兵迎敵將

來往近窖坑處擺陣以待相敵間少爲退回之狀則敵必前來捕趕不行想間必陷我品窖內卽急回以長鎗捺拘扎鈎之無有不勝矣不然只徒設而無人善用之終亦不能濟事又或離安營處遠遠亦預先密設此地網卻用精兵往挑或先出數人記定地網有可往來之路還出地網外賊必來迎敵故意詐敗走回賊一時急趕來必陷地網之中仍用前法衆一擁鎗鈎馳掣之尤無不勝

一城堡懸樓可有十益

以上二件是山陰人楊經

懸樓體制高七尺闊八尺出牆六尺一樓止用十人而十人用兵可護百丈其餘梁口卽不用人亦可此其益一也樓之左右各開外掩火門在我得以視彼而彼不得以視我此其益二也門之左右隨使用諸般火器使我得以擊彼而彼不得以擊我卽雜以弓矢亦可此其益三也樓底之門上繫蜂窩大砲使其左右遊擊使賊不敢倚眾以齊攻此其益四也夾牆之內時置滾虎圖砲使其往來衝擊使賊不得恃猛以近牆此其益五也又樓相設約可兩三箭之地得

以兩頭夾攻使賊不得以施其一面專攻之計此其益六也上下三處以砲擊使賊顧此失彼顧彼失此不得恃其齊心捨命之勇此其益七也樓在各面視聽卽賊使詐使巧便能覺知而預防不得遂其日夜襲取之謀此其益八也又況支更鼓者亦在於樓雖昏夜必知賊動靜其與在城牆內往來提鈴不能外視賊或潛耙上城者異矣此其益九也又況戰守者俱在于樓雖遇雨雪亦不失信地其視避雨腰舖或睡着隱藏賊或因雪上牆者殊矣此其益十也

禁誼

出武經總要

凡兵體尙靜惡誼靜則有序誼則必亂其軍行在路
若要喚人及進退止息令每隊取曉事者兩人一人
執小緋旗子於本隊外傍行去隊十步以爲望一人
專聽待喚如去賊近卽遞相暗報欲令止息卽卧旗
子當隊下卽住候見旗立卽速行或要抽退令旗子
不住前招當隊回身速行其大軍首尾亦各差小校
領主將處分他人不得輒傳聲

度險

凡軍行入山林翳薈之地防有伏兵先須選趨健三
二百人於險阻不防之處偷路遏把其出道又選驍
勇當道索搜或自高山樹杪使人遠視審無藏伏分
兵前後以爲堵截然後遣輜重先渡以步兵繼進其
濟水亦如之○凡遇坑穴闊三五丈人馬不可通卽
令軍中每人把一木橛子及一束薪芻之類遽傳填
之立可渡○凡遇峭崖峻壁之阻則以接梯倚其壁
選趨健者手執鈎竿身繫二繩索緣梯並勾木石而
上至半穩處卽繫繩於木垂兩頭至地繫橫關爲軟

梯與眾軍攀緣并續加繩索及縋人登之

出隘

凡軍行賊境若逢山水窄隘橋梁濟渡須防壅遏自相蹂踐及爲敵人邀截先令左右廂虞候各領第一隊過便於兩邊卓隊排陣以爲防守次第二隊過以次排立第三隊亦如之餘軍亦準此待末隊過盡卽左右兩廂對行引發如非賊境卽軍伍相連緩行過渡依常引發仍置坼候遠望如前法

齋糧

夫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況深入敵境飛輓不通襲師及寇益資擬備雖云因糧於敵亦虞清野以待舊法人持乾糧三斛可用數旬若班師在道去境猶遠儲貯乏絕卽須揀擇羸瘦牛馬應卒以充軍食庶全人力不至爲賊困逼○舊法米一石取無穀者淨淘炊熟下漿水中待水曝乾淘去塵又蒸曝之經十遍可得二斗每食取一大合先以熱水浸之待濕徹然後煮食之一人可五十日○鹽三升以水和入鍋中炭火燒之卽堅小不消一人食可

五十日又宜夏月遠行○粗布一尺以一升醃醋浸
曝乾以醋盡爲度每食以方寸煮之可食五十日○
取小麥麴作蒸餅一枚浸醋一升或作斗曝乾以醋盡
爲度每食梧桐子大煮之人可食五十日○豉三升
搗如膏加鹽五升捻作餅子曝乾每食如棗核大以
代醬菜人可食五十日○米麴一升人食可一日○
牛一頭食之五十人可一日○馬一疋食之五十人
可一月驢一頭食之三十人可一日○如更急難諸
戎裝用皮者亦可煮食救飢○山行卽採松皮每十

斤與米五合煮之食爛熟半斤一人可食一日○每人將油麻半升如渴取三十粒含之立止○烏枚乾啣口中亦可止渴○每人將葫蘆或竹筒皮槌可受二升者料前程之水卽盛行○馬軍每人將乾酪與馬恐馬渴乏○邊兵遠行則有糜餅飯麩雜餅之類糜餅用糜末作麩投沸湯和爲餅厚一分候冷切作碁子曝乾收貯如在營砦內以湯沃而食之如路行及戰陣中乾食之味美不渴愈於雜餅飯麩並製如常法惟曝極乾令可齎持及久

斥堠聽望

凡軍遣候吏必擇精明勇敢奇謀遠慮者令彼鄉國
之人引導而往或刻獸足卽中路爲却行之狀或上
冠微禽而隱伏叢薄之間蓋欲密聲晦迹惕人知覺
然後傾耳而聽專目而視諦伺它物以迎知敵人之
情故見水痕則知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驗寇來之
馳驟衆草多障者使我疑也飛鳥不泊者下有伏兵
也駭獸奔逸者謀潛襲也敵來之伏俛見察敵形門凡此之類皆
可察而預知之必待逢敵之軍而後用其耳目則不

能及矣若師行坵墩多擇高要之處察望四邊前探
不得推後探以爲鋒左矛不得望右矛以爲固是以
軍行軍止必先謹聽候之法也

探旗

軍前及左右下道各十里之內五人爲一部人持一
白幡一絳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傳語後
第二第三部諸主者白之賊百人已下但舉幡指百
人已上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

探馬

軍行前後及左右五里著探馬兩騎十里加兩騎十五里更加兩騎至三十里用十二騎前後爲一道其最遠及以次遠者各等第揀壯馬給與之馬弱則恐爲賊所擒若兵多發引稍長卽路上更量加一兩道其乘馬人每令遙相見常接高行各執一方面旗無賊則卷有賊則舒以次遞應至大軍大軍見旗展則知賊至庶得擇利設機應變迎前出戰也

遞鋪

凡軍行去營鎮二百里以來須置遞鋪以探報警急

務擇要逕使往來疾速平陸別置健足之人水路亦作飛艇或五里或十里一鋪從非寇來之方亦須置之

行烽

凡軍馬出行擬停三五日卽須去軍一二里以來權置行烽如有動靜舉烽相報其烽并以賊來要路每二十里置一烽連接至軍所其遊奕馬騎晝日遊奕候視至暮卽移十里外止宿防賊徒見煙火掩襲烽人其賊路左右仍伏人宿止以聽賊徒如覺賊來卽

舉烽遞報軍伺賊十騎已下卽舉小炬火前烽應訖
卽滅火若賊百騎至二百騎卽放一大炬若三百騎
至四百騎卽放二炬若五百騎至千騎卽放三炬準
前應滅前烽應訖卽赴軍若虜不到軍卽且抵山谷
藏伏旣置燿烽軍內卽須置一都烽應接四山諸烽
其都烽如見煙火忽舉卽報大總管某道煙火起大
總管當須戒嚴收保遣差人斥探

軍誓

兵法曰夏后氏誓衆於軍中欲人先成其慮也商人

誓衆於軍門之外欲人先意以待事也周人將交刃而誓之以致人意也故書之所記三代令王出兵伐罪必立誓命之文所以申飭有衆堅整士心爲戰陣之首也今之出師凡將發及戰主帥當親臨士衆明布誓言使在下無不聞者感激衆志然後行也誓曰大將某官告爾三軍將校士卒整爾衆庶謹聽予命令今戎夷不賓侵敗王畧撓我邊陲害我穡事毒沈於庶民皇帝授我斧鉞肅將天誅爾尙一乃心力銳乃戈矛共殲大憝有進死而榮無退生而辱用命有

厚賞不用命有顯戮勉哉爾眾服勤王事毋干典刑

此誓之大意也主兵者隨時爲納以誓軍

定惑

夫萬眾之聚事變不一起爲譁亂不可不慮或士卒未信下輕其上或妖異數起眾情生畏主將當修德改令繕礪鋒甲勤誠誓眾以祇天誠復擇吉時具牲牢盛饌震鼓鐸之音以祭牙旗精意虔請以觀祥應若人馬喜躍旌旗皆前指高陵金鐸之音揚以清鞀鼓之音宛以鳴此得神靈之助當示眾以安其心否

則矯說善祥而布之於下乃可定也雖云任賢使能則不吉而事利令明法審則不筮而計成然而智者以權佐政古稱有五助焉一曰助謀二曰助勢三曰助怯四曰助疑五曰助地兵家之機不可不察也

符契

符契之設尙矣周武王問欲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利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柰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次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

之符長八寸却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有失利亡土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泄告者皆誅之敵雖聖智莫之能識然近代或用或置沿革不同宋康定初制符契頒于沿邊諸部今附其法于後云符長五寸闊二寸厚六分上面刻篆字曰某處發兵符下面鑄虎豹爲飾中分爲二段牙槽相合右一段左旁作虎豹頭四枝左一段右旁開四竅爲勘合之處先勘合訖却將篆文面相向合

定於側向刻十干字爲號○其第一符勘甲巳字爲
合○第二符勘乙庚字爲合○第三符勘丙辛字爲
合○第四符勘丁壬字爲合○第五符勘戊癸字爲
合○左符卽全刻十干半字○右符卽依次刻甲巳
等兩半字右五段留京師○左五段付逐道主將收
掌

凡發兵馬三百人以上至五千人用一虎一豹符五
千人以上用雙虎雙豹符符委樞密院以右符第一
爲始盛以木函封以本院印與宣命相副付於使臣

宣內具言下第一符發兵馬若干主將遇宣與符卽將左符看驗得合乃爲興發發訖卽以本司印封題右符還付使臣歸京仍飛驛別奏○凡主將所掌符契專擇一官爲腹心典領○凡給受符契次第月日所發兵馬之數皆書於籍勿得謬誤以備照覆若再有抽發樞密院卽下右符第二至第五各以次行用周而復始其降宣遣使封題勘合並於下第一之制其銅符右段委樞密長官於本院嚴固封鎖以承旨主事各一員典掌亦置籍抄記如法本院官通押遞

相照驗○木契長七寸闊二寸厚一寸五分上下面並題云某處契中剖爲上下二段上段內爲魚形并題一二三次第下段內刻空魚爲勘合之處左側題云左魚合右側題云右魚合上三段下一段上三段留主將收掌下一段付諸軍州城寨主收掌○凡主將差發兵馬百人以上先發上契第一段盛以皮囊封以本司印并文牒相副遣指使或職員齎付文牒內具言發第一契兵馬若干其州縣城寨主得牒與契卽將下契與上契勘驗得合乃交付兵馬付訖其

上契却用本司印封題發付使人齎歸其第二第三契差發勘合並如下第一契條約如再有抽發卽依次用之周而復始其收掌給受委官置籍一準符制

傳信牌

宋大將石普上言北面抗敵行陣間有所號令則遣人馳告恐失計畫復虞姦詐請令將帥各持破錢造牌遇傳令合而爲信真宗以古有兵符廢之已久因制漆木爲牌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柄令可合又穿二竅容筆墨上施紙札每臨陣則

分而持之或傳令則書其言而繫軍吏之頸至彼合契乃書復命焉

字驗

舊法軍中容事若以文牒往來須防泄漏以腹心報覆不惟勞煩亦防人情有時離叛宋軍中事略有四十餘條以一字為暗號

請弓

請箭

請刀

請甲

請鎗旗

請鎗幕

請馬

請衣賜

請糧料

請草料

請車牛

請船

請攻城守具

請添兵

請移營

請進軍

請退軍

請固守

未見賊

見賊記

賊多

賊少

賊相敵

賊添兵

賊移營

賊進兵

賊退軍

賊固守

圍得賊城

解圍城

破賊圍

賊圍解

戰不勝

戰大勝

戰大捷

將士投降

將士叛

士卒病

都將病

戰小勝

右此偏裨將校受命攻圍臨發時以舊詩四十字不得令字重每字依次配一條與大將各收一本如有報覆事據字於尋常書伏或文牒中書之加印記所請得所報知卽書本字同亦加印記如不允卽空印之使眾人不能曉也

鄉導

經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管子曰主兵者審知

地圖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蓋入人之境者我孤軍以
進彼密嚴而待渡險則有發伏之慮涉川則有壅決
之憂晝行則有暴來之聞夜止則有虛驚之擾頓舍
必就薪水畜牧必依芻草一事不備則自投於死安
能獲寇哉故敵國之山林邱阜可以設險者茂草蒲
葦之中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小大委於

切積子智切

之所在水草之所有卒乘之眾寡器甲之

堅詭必盡知之則兵行鄉導不可無也

凡用軍事或俘虜爲鄉導者須防賊謀陰持姦計爲

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委曲相合乃可信任便常厚其頒賞要之爵秩乃選腹心智謀之士挾而偕相出處密防其貳也然不如索蓄堪用之士但能暗練行途亦不必土人也如在曠野四隅莫辨又值夜晦當視北辰及候中星爲正

正月昏昴中旦心中	二月昏井中旦箕中
三月昏柳中旦南斗中	四月昏翼中旦牽牛中
五月昏角中旦危中	六月昏氏中旦壁中
七月昏尾中旦婁中	八月昏南斗中旦畢中
九月昏牛中旦井中	十月昏虛中旦室中
十一月昏營室中旦軫中	十二月昏奎中旦亢中

若遇天景暄纒夜色暝黑又不能辨方向則當縱老

馬前行令識道路 或出指南車及指南魚以辨所
向指南車法世不傳魚法用薄 葉剪裁長二寸闊
五分首尾銳如魚形置炭火中燒之候通赤以鉄鈐
鈐魚首出火以麾正對子位醮水盆中沒尾數分則
上以密器收之用時置水碗於無風處放魚在水面
令浮其首當南向午也

輯下營法說

王鳴鶴曰營壘之制有廣狹有方圓有疎密有盤
回屈曲視形勢之便宜因山澤之險易務在於適
時利用魏武侯問三軍進止之道于吳起吳起曰
無當天竈無當龍頭此第舉其大概而近世所傳
則詳哉乎其言之篇中所輯奚啻數萬言規制法
令靡不具載最後附戚太保所製營器用之俱有
成效後之覽于茲篇者其可以深長思矣抑余又
有說焉嘗讀漢史周亞夫屯軍細柳天子勞軍至

營不得入卽入而猶然按轡徐行一何肅也文帝
不以爲過而顧稱之曰亞夫眞將軍哉如棘門灞
上兒戲耳由斯以觀規制法令乃一時制馭之術
而選將任賢尤萬世行軍之要也語有之任官匪
賢則衆亂而況爲三軍司命乎哉

下營法

軍志曰止則爲營行則爲陣言營陣同制也法云陣中容陣謂隊伍布列有廣狹之制欲其回轉離合無相奪倫營中有營謂部分次序有疎密之法欲其左右救援不相紊亂卒有外寇侵軼皆堅整全備莫得而動也苟非規模素定其孰能與於此乎故司馬宣王觀武侯營壘處所而歎曰天下奇才美其法制精妙也昔衛青出塞以武剛自環蓋今之車營也充國屯田則校聯不絕蓋今之木柵營也其來尙矣今採諸家之法著于

篇云

凡置營先計人數列營幾重配地多少隨師聚寡一人一步使隊間容隊甯使剩隊不得少隊已住便定不得移易如一廂有剩所剩之隊發配守禦不使士卒煩擾如久住暫時各量其宜咸立表於十二辰立五旂長二丈八尺審子午卯酉地勿令邪僻以朱雀旂立午地白虎旂立酉地元武旂立子地青龍旂立卯地招搖旂立中央其樵牧汲飲不得出表外凡軍營將下之時當營跳盪奇兵馬軍并戰鋒駐隊

各令嚴備持仗一準發兵法待當營卓幕訖方可立
隊釋仗各於本隊下安置若有緊急隨方捍禦其馬
軍下營訖聽總管進止其馬合羣牧放

凡下營不得近田苗及城市須去城十里外要入城
市買者營司判官差人押領不許擅入城郭

營法

并三圖

李靖法

凡大將軍出征且約授兵二萬人卽分爲七軍如或

少臨時更定

大率十分之中
以三分爲奇兵

中軍四千入內取戰兵二千八百人

五十人爲一隊

計五十六隊。○戰兵內弩手四百人。○弓手四百人。○馬軍一千人。○跳盪五百人。○奇兵

五百人。

左右處候各一軍。每軍各二千八百人。內各取戰兵

一千九百人。共計七十六隊。

戰兵內每軍弩手三百人。○弓手三百人。○馬軍五百人。○跳盪四百人。○奇兵四百人。

左右兩廂各二軍。每軍各二千六百人。內各取戰兵

一千八百五十人。共計一百四十八隊。

弩手二百五十人。○弓手三百人。○馬軍五百人。○跳盪四百人。○奇兵四百人。

凡馬步軍通計總當萬四千人。共二百人十隊。當戰餘六千人。守輜重下營之時。以四千人爲中營。在

中心左右虞候左右廂四軍共六總管各一千人
爲營六面以中軍六總管下各更有兩小營每隊
募五十口若在賊境地狹則四步下幕若地土寬廣
不在賊境則五步下幕

凡五十人爲一隊其隊內兵士須結其心每三人自
相得意者結爲一小隊又合三小隊得意者結爲
一中隊又合五中隊爲一大隊餘少五人押官一
人隊頭執旗一人每隊頭一人左右係旗二人卽
五十人至於行立前却當隊並須自相依附如三
人隊失一人者九人隊失小隊二人者臨陣日仰
押官隊頭便斬不數人陣散計會隊內少者勘不
救所由斬○每軍大將一人副奏八人隊十六人
○副二人軍務奏像減大將軍半○判官二人虞
四人總管四人二主左右虞候二主左右押衙像
各五人○子將八人委其分行陣辨金鼓總管像
各二人○執鼓十二人吹角十二人司兵司倉司
騎司胃承局各一人每隊五十人押官一人隊頭
一人副隊頭二人旗頭一人副二人火長五人

卷六 口大將軍中營建出引六軍古者天子六軍諸侯三軍唐制天子一十二衛諸侯六軍故軍有六以主之

門旗二口色紅入幅大將軍牙門之旗出引將軍前列門槍二根以豹尾爲刃植出居紅旗後上居帳門前左右卓立

五方旗五口各逐其方色大將軍中營建出隨六纛後在營亦於纛後隨方而建

嚴警鼓十二面大將軍營前左右行列各六面在六纛後

列十二具於鼓左右行列各六具以代金

認旗二百五十口向色國禽獸與諸隊不同各自出爲誌認出居隊前恐士卒交雜陣將門旗色隨所向不得以紅恐亂大將軍

陣將鼓一百二十五面備設疑警敵用。甲六分七千五百領。戰袍四分五千領。槍十分一萬二千五百根備揚兵及縛筏用。牛筋牌二分二千五百面馬軍以團牌代四分支。弩二分弦三副

箭一百分計弩二千五百張弦七千五百條箭子十五萬隻

弓十分弦三副箭三十六隻計弓一萬二千五百張弦三萬七千五百條射甲箭三十七萬五千隻生鋼箭五萬隻長垛箭二萬五千隻。弓袋葫蘆張弓袋並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副

佩刀八分一萬口。陌刀二分二千五百口。格四二分二千五百張馬軍及陌刀並以啄鏃鐵斧伐各四分支重五千事。搦索二分二千五百條馬用軍。騾六分七千五百頭鞍轡自副

幕十分一千二百五十口竿梁鐵鑼自副。蜀一分一千二百五十口各受五斛。乾糧十分一人一斛二升一軍二千五百石。鈔袋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口羊皮縫可繞腰受一斗五升或以夾絹練袋代皮亦得

馬孟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具皆以堅木爲之或以熟鐵爲之受三升冬月可煖食。刀子鏃子錯子鎖子藥袋鹽袋火石袋解結鏃礪石都共一十萬二

千五百事。○袴服珠額大帶帽子毡帽子各十分都共六萬三千五百事。

擬子靴鞍蓋子各十分三萬七千五百量。○麻鞋三十分三萬七千五百量。○毡裘十分一萬二千五百領。○皮裘皮袴各三分都共七千五百腰領詐偽蓄兵用。○抑鐘袴袴各二分共五千口有皮囊可代抑鐘。

銀鏡斧鋸鑿各二分都共一萬二千五百事。○鐵四分五千張。○切草刀二分二千五百口。○行布槽一分一千五百五十具。○大小瓢二分都共二千五百枚小者容入合大者受二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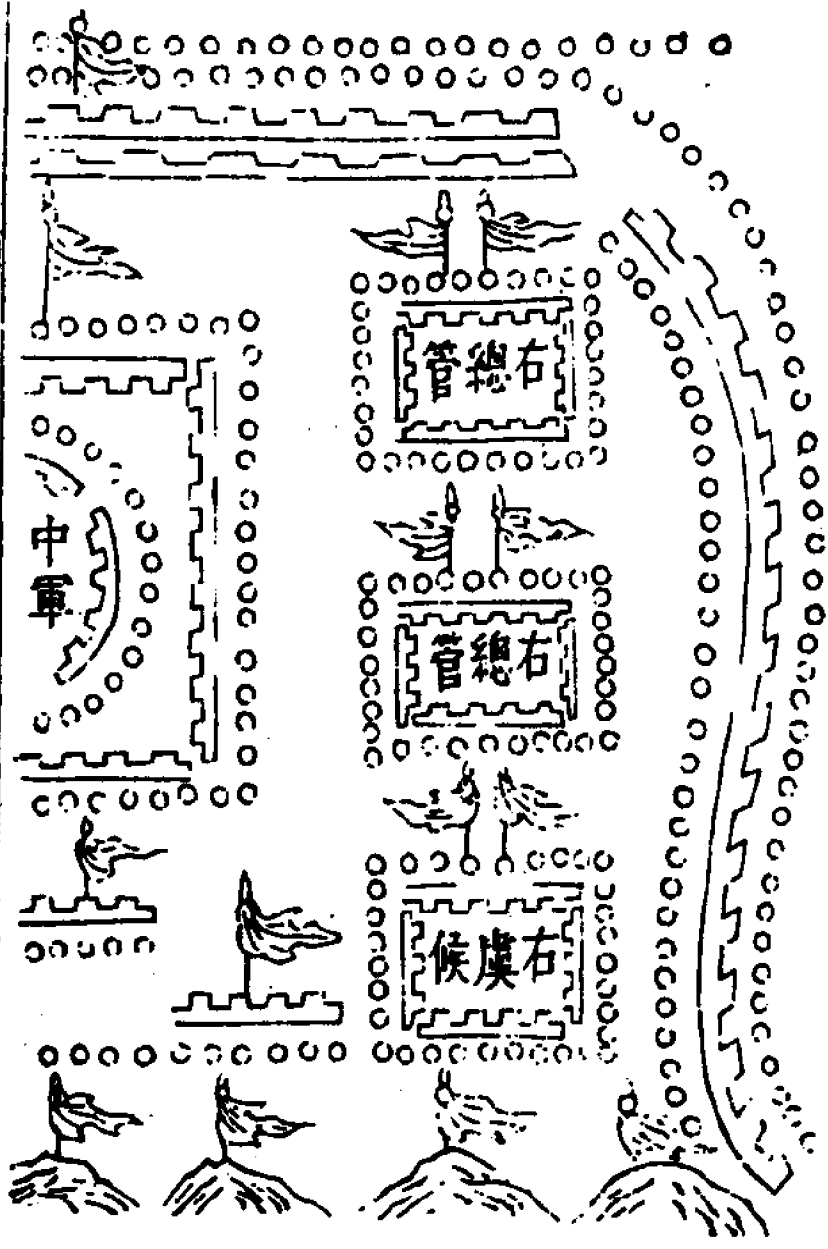
馬鞍轡革帶各十分都共三萬七千五百具。○披毡被馬毡都共三萬七千五百事。馬軍無幕故以披毡袋。○揀毡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具。○絆二十分二萬五千條皮毛及連板巾半。○韋皮條三十分五萬七千五百條盤於帶上擬縛賊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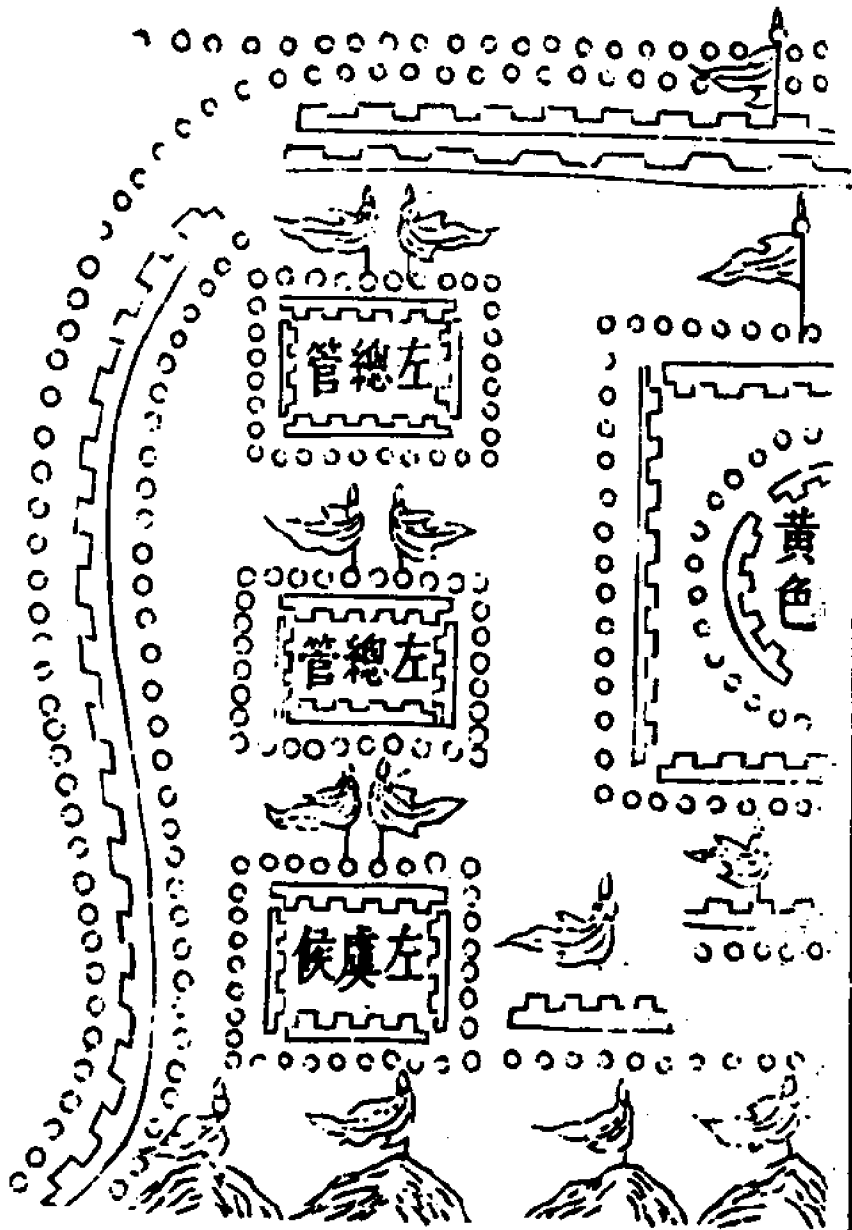
大總管給帳一口食幕三口毡四領褥二領。○副大總管給帳一口食幕二口毡二領褥一領。○副總

管給帳一口食幕一口毡二領。總管子總管長
史司馬各給帳一口食幕一口毡一領。
判官每人各幕一口。別將差行折衝果毅各幕一
口。典五人共給幕一口。係十人共給幕一口。
隨軍以下不滿此數並量給。鎮守準此。
凡弓弦有副箭鏃鏃不鏃刀不遊衣甲動用常須閱
覷不得臨事有悞。

下營圖

下營法又五





下營法曰凡地帶半險須作月營其營軍列面平背險而兩趨向險如月初生每營相去疎密及安置隊伍準前法其門則臨時計之至若兵馬多少幕次所設此大約也如有緊急畜牧並於營後安置

一說安營之法與圓陣相伴每一大營有四十子營營各四十幕爲一部其一子營皆空其內入門開三逕十二旗十六鼓左矛右戟前楯後弩旗鼓中央大將之所餘法準上同

裴緒營法

凡兵師之營擬于城郭宮室必須牢固不可得而犯
亂也其古法多依九宮六甲太乙天門地戶之法皆
爲疑惑不便於事今則但取山川地形利便水草隨
其險易爲之禦平則方列圍水則圓開山路則盤回
川流則屈曲務於適時使用耳

法曰凡下營非賊境地土寬平卽布大方陣營內有
一十七小營中間相去使容一營如在賊庭卽須窄
狹不得使容一營其營四角使圍

圖則易穿

其一十七小

營計一萬七千人古制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令加

四千五百人爲奇伏揚備則軍中之手足以應時用
非正門不得輒出入犯者論如軍律

諸家軍營九說

凡安營部分之法已載前說其周營須設界限立藩
蔽以捍外寇舊法有九種大約軍不久駐則爲立槍
櫓鎗車營拒馬之類若兵久駐則用柴營掘壕城營
木柵之類符參卿曰在賊境宿用鎗營行用方陣唯
大將度宜而處之令禦軍者皆可約此爲制也

立鎗營法

凡軍不久駐可立鎗爲營鎗頭間架令均黃昏插鼓
各着木鎗鼓聲絕刺鎗訖兵士更不得出白繩便斷
煙火營外置鋪其外更着一人伏聽營外有警當鋪
不得高聲敲鎗傳過四面卽如有警豫作隄防

櫓鎗營法

凡櫓鎗爲營者其鎗如鴉巢櫓幕外七尺櫓鎗之外
造土壤一重鎗去幕七步衣甲器械每人一堆如有
警急易著衣甲車馬在傍橫排

柴營法

凡柴營其柴須密排不通人過其間釘擻仍着土壓之其車橫排須均急疾轉車便可爲城或作砲若久住營中置一望竿

掘壕營法

凡掘壕立鎗則以繩取定其壕底闊一丈二尺深一丈口闊一丈五尺其土向裏拍作土岸高四尺五寸令實勿至摧塌裏面削成其上通人行立壕門掘徹卽權施浮橋急疾折去當界二千步置一戰樓以門扇及他板木權造壕唇外掘陷馬坑一重闊二十五

步每坑鹿角鎗三根尖頭入火令堅近壕布棘城一

重闊二十五步

凡布棘令堅爲營其棘須魚羅布之令棘頭平闊三十尺

築城營法

凡築城爲營其城身高五尺闊八尺女牆高四尺闊二尺每百步置一戰樓五十步置旋風砲一具每三尺置連枷棒一具每鋪更板并架在內去城五十步卓幕城中置望竿高七十尺城外置羊馬城一重其外掘壕一重其外闊三步立木柵一重柵外更布棘城一重棘外陷馬坑一重

車營法

凡車營法車每五十步一乘每百步取一乘爲戰車
車中出戰隊其車子營及外營橫排牛在當中拒馬
槍在外仍連車轅爲左右廂和門

木棚法

凡木棚因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石
少土不任板築乃建木爲棚方圓高下隨事深埋木
根重復彌縫其闕內重短爲閣道外柱一重長出四
尺爲女牆皆泥塗之棚外掘壕一重闊二丈深一丈

木棚裏每百步造戰樓一具中置望樓以遠探望

繩營法

凡繩營所以援馬若入敵境芻秣不給卽須尋擇水草放牧每人給攔馬索一條入夜則爲繩營以護畜產其制立鎗爲杠凡兩重上繫攔馬索連絆相續馬居營中布官健牧人四面衛馬使不得逸出營外復置更鋪夜則環營擊更鼓爲備內外軍士各守本界不得過從交雜卽姦人無便以入

拒馬營法

每人配鹿角馬鎗兩枝平列相去前鎗城三步布置
須首尾相繫魚鱗布之則牢固矣

下營擇地法

夫下營之法擇地爲先地之善者左有草澤右有流
泉背山險向平易通達樵牧謂之四備大約軍之所
居就高去下向陽背陰養生處實無以水火爲慮居
山在陽居水避卑不居惡名謂豆入牛口之類不居
無障塞謂四通八達之道受敵益多不居深草恐有
潛襲或被火燒不居水衝恐有漲溢或被決壅不居

無水及死水恐渴飲致病不居無出路謂四面地隘
恐被圍難解及糧運阻絕不居無草萊恐軍乏絕不
居下濕恐人多疾病軍馬不利不居廢軍故城久無
人居者急疾無固守不居塚墓間與鬼神共處恐人
神不安春夏宜居高以防暴水秋冬不居清澗深阜
慮有延潦兵法曰山中之高謂之天柱澤中之高謂
之地柱高中之下謂之天獄下中之下謂之地獄斥
鹵之地草木不生謂之飛鋒故村墟落荒城古砦謂
之虛耗川谷之口乏木無草謂之天竈穹隆鋌背四

面平坦謂之沃焦

亦名龜背

神祠社木謂之天杜邱陵之

上大山之口謂之死地大山之端謂之龍頭凡過此地並去無留常令我遠之敵近之我迎之敵背之則此利而彼害矣

凡兵馬每下營訖營主卽須幹當四司官與司兵及左右令分頭巡隊問兵士到否如有未至卽差本火主持畜產及水食如逃走卽謀所在捕捉

凡軍下營訖司騎及佐分行巡視馬驢有疾者醫有瘡者剪剔傳藥有傷者申送量事決罰

凡下營訖司冑及佐卽巡隊檢校兵甲器仗等如有
破綻損汚卽須修葺磨礪如其棄失申上所由便爲
案記準法科決

凡在營司倉及佐監管兵士糧食封貯點驗勿令廣
費○凡兵士每下營訖先令兩隊共掘一厠

凡營壘既定其自外屠沽販賣人一切禁斷營內自
交易卽不禁

凡營門各配隨近將校守把雜色職掌亦專配一門
出入不得交雜仍令識認以防姦細

凡軍中皆令三人或五人爲保同行不得分散遞相
覺察不得與外人私語軍士及授外人財賄犯者重
罪同保

凡陷沒人投來當別差主務勿使隨軍恐爲備用

安營

出行軍須知

詳諸兵書安營之法相視地形各有所宜今大河之
北至於古北口千餘里三關南北幽燕并冀之間地
平如掌頓軍置營方圓自取其便惟深溝高壘大車
爲固今西北銀夏麟府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地接隴

蜀南北數千里地無百里之平置營多在廣原大隴
高坂之地或尖斜或屈曲或斜坡大山或臨深澗就
其地形坡坂遞互相掩人馬咫尺不相見可以登高
視之遠見人馬易爲設備今二廣之地自荆湖之南
越桂嶺至邕廣之地山水重複雖有平原盡爲水田
少有平陸江山雖固安營亦多占高原平曠之地可
以固守昔儂知高亦使壯士沿山穿道中夜斫亂營
寨潰散人馬又西南巴蜀之界地接蠻夷昔樊綽蠻
書云高山峭壁萬仞連天深澗有底莫測其原昔武

侯屯兵舊迹亦隨巖穴礮道屈曲坡坂之中凡置營陣之法但求其地形隱便臨時相度人馬多寡有無出入通糧之路四面無高岡大隴視下之勢者可置營寨亦不離九地之法也意欲揚威入則虛列廣設旗幟勢弱減竈卧旗伏戈詳在主將目視心生隨四方山川水陸形勢應時之變也營寨之法無常定之形明矣今具安營大要一十八條列之于後

一不居大谷之口四面受敵人馬易爲衝突名曰天竈是也○一不居大山之端防後有人馬沿山而來

破我營寨前臨險阻被賊堅守我無出入之路名曰龍首之地是也○一不居死地謂安營不臨墓塚之地人馬多夜警久居士卒必爲疾病○一不居地柱謂下低中高其地土面廣平中間有岡如覆釜之形若安營其上八面招風周匝受敵○一不居地獄謂高隴之下其地廣衍平原中有地形如仰盆之象者若安營其中被賊四面乘高攻我必敗其中也○一不居山林草木蒙密之地春夏枝葉茂盛不見人馬恐賊穿生路而來警我營寨秋冬草木枯敗恐被上

風放火因而劫我難以迴避應敵○一不居江河溝
澗灣曲之地恐被賊於要害處堅守則我無進退之
路外無交接卒難相救○一不居大江險絕掩抱之
中被賊守定隘阨若救軍不至我無進退應敵之路
○一不居江河之岸大山之側三面受敵最惡後無
進退之路若中有舟楫舡棧傍岸又有通糧之道上
流有救應之兵乃可安營○一若居江河夾岸浮水
下營須防上流火船及水賊鑿船沉溺之患○一不
居四面長川四達之境四面賊來攻擊外無救援受

敵最多○一宜居背高面低前有清流後有通糧之路四面無高山大隴雖在遠亦不防○一入他境安營造飯樵採柴薪不可遠去須用哨船馬軍四面卓望見賊急回○一軍營臨山上有水恐有決灌之患不可安營○一軍行纔住安立營次一面差人卓望把路人馬於四面巡緝再差白旗子探報馬軍遠望若見人馬急報主將其探報人馬每五里爲一節首尾相見遞相傳報恐隘口路遠人馬難以遠走○一安營寨外四方百里烏飛毛落晝夜須覺爲主將者

令清而德峻威嚴而謀密鳥獸不敢犯界昔周亞夫
下營細柳文帝爲之動容○一下營如側近無水者
以地生葭等水草之處及有蟻壤之地其下必有伏
泉可開井水又尋野獸蹤跡去路不遠有水如軍去
戰要備水隨行者可於羊皮囊中盛之或大葫蘆竹
筒皆可用○一地名惡不可安營如豆入牛口之類
是也○右已上下營之法諸家兵法廣說多途爲將
者或在我界或在他境臨事變通不可不密也

南塘戚公繼光行營軍令禁約

凡爪探夜不收爪探不的聽人言語不親到賊所欺詐因而悞失事機者軍法從事若傳報違期集兵遷延以致悞事罪同○凡軍行在途遇有疾病把總官驗實隨即稟明給文送所在官司撥醫調治痊可即便追來敢有詐病推避者治以軍法○凡傍哨後哨見有乏弱人馬不能前進或在路傍潛藏者隨即收送中軍不許私自放縱○凡軍行定委巡哨官生二員止宿委巡視官生二員差巡視旗十面但有干犯軍令即便指實呈報不許隱匿及因而需索詐編者

各依法究治○凡前哨官前途給與清道藍旗十而
令旗一面凡遇大小事務俱要差人傳報中軍清道
旗手仍先期禁斷人畜不許攙入隊伍衝冒旗纛如
遇應該迎候稟事人員及各處差來齎送緊急公文
之人前總領哨官審實差人報知方許進見倘有異
言異服可疑之人送中軍研審發落不許擅放擅問
○凡止宿住食去處除下野營照臨敵號令外若入
人家或進城郭則前哨至城門前面各把總哨官頭
目卽於通衢或在於人家之外相地放起火或若干

枝卽爲幾路挨劄在彼候中軍到隊之中放靜砲三箇每隊差火頭先進城入人家討取歇家令旗押隨完畢回報中令方傳令照教場散隊安歇巡視旗分哨巡邏生事之人遇再起行仍照前初出規矩○凡軍行在路遺落器械什物見者許取收帶至止宿處送中軍招人認領失物得物之人照格賞罰隱匿不報者治罰亦不許私相交割○凡分兵數道臨發時務要會定記號如賊界相逢不分晝夜各卽駐隊互舉原定記號以辨真僞○凡軍臨賊境或林木異常

與賊共守之處各兵嚴勒器械須立定以待候各差塘報搜覆無警再聽令行○凡臨賊遇沮澤坑坎不可擅卽暗過須據平原備將地形稟覆中軍號令再行○凡官軍啓行各須披甲戴盔執器械庶幾臨敵輕便不許併執肩縛若路遠天熱得令方許更便○凡火器應用繩藥鉛子銃手須於出征頭一日請給完足不許臨賊假稱放盡討索通以畏避論罪

夜營法

出武經總要

凡軍營下定常須防禦於營外去幕二十步列隊伍

如臨陣對寇法晝夜嚴警縱逢雨雪並抽隊官並不
得離隊每營留馬五疋并鞍勒放飼防有警急立要
馳告○凡軍營警備之外每軍必別設兵候一軍量
抽戰士三五十人於當軍四面三五里外要害之路
夜設外舖每舖給鼓三面自隨如夜中有賊犯大營
其外舖看賊與大營交戰卽從後鳴鼓大叫以擊賊
後乘得機便必獲克捷○凡軍營下定夜則別置外
探每營以折衝果毅迭作番次每面四人每人領馬
五騎於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如有警

急馳報軍中或令馬軍至一更時舉火相應賊見火
號不敢偷營○凡軍營遇夜又於賊來要路以探騎
爲暗舖各持薪炬藏火遞相應接仍於路左右草中
伏人或於高木遙望如覺有賊走報馬舖舉火前舖
應了卽馳赴大軍大軍亦置望烽人舉火相應烽制具烽
火○凡馬舖每三十里一舖以押官部押○凡晝日
有賊犯營被犯之營卽急擊鼓諸營以擊鼓應訖無
賊之營卽止惟所犯之營非賊散鼓聲不得輒止諸
軍各着衣甲持兵看大將五方旗所指之方卽是賊

來之路裝束兵甲出前布列未得輒動如須兵救聽
大總管進止○凡每夜定鋪時每鋪令貯火炬五條
乾草一束仍令種火若有警軍每鋪並相救傳相報
不得隔越仍舉火炬照之中軍卽擊鼓令諸營遍覺
將士但被甲冑持弓矢見走者卽射自然立定賊若
稍多中軍疾出兵救援其偷營警軍多作叫聲宜審
辨之○凡軍營慮有突犯卽於營外常置拓隊防護
並抽常營戰隊充其隊去幕三十步均布隊間容隊
若賊來拓隊不敵然後營中出兵相助不得令賊犯

大營○凡軍營被賊來犯大總管自將兵救之當先
與諸將潛約戒兵士隨身帶胡桃鈴之類爲號被犯
之營聞之卽知大總管兵至或鐸或鈴皆不可預定
恐賊人偷號○凡軍營久住於山谷賊路掘斷爲土
壕闊三丈深二尺以細沙散土填平每日檢行掃令
淨平姦人出入與兵馬往來盡見○凡軍所駐於奇
兵中選驍果諳山川道路及久在軍前人與舖兵計
會交牌日夕遞候於亭障之外用捉生之法捉敵人
樵牧間覘者生禽以歸以迅問賊中事機其舉用勿

令遊奕人知○凡軍中至夜百步着聽子二人每更一替充雜聽伺如夜聞敵營馬嘶則謀備夜出攻掠之類其餘倣此以警不虞猶虞聽探之不遠故又選聰耳少睡者令卧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猪皮爲之凡人馬行在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聞其中每營置一二所營中閤者置三四所若孤鎮鋪棚亦各置一所聽子須頻改易勿常定處所○凡軍營中必爲望樓其數量兵度地大率倣地聽之數選明目能視三四十里外有眼色者以爲望子亦頻改易勿常

置一處亦以子將一人幹當每日一替之

備夜戰法

兵法曰晝戰多旌旗夜戰多火鼓所以變人之耳目也或曰夜黑之後必無與敵列陣尅期而戰若欲襲敵之營鳴鼓燃火適足以助敵人之耳目於我返害其義安在曰此孫武之微旨也○凡夜戰者多爲敵來襲我軍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立營之法與陣法同故軍志曰止則爲營行則爲陣蓋大陣之中必包小陣大營之內亦包小營前後左右之

軍各自有營大將營居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鈎連曲折相對遠不過百步近不過五十步道路通達足以出入部隊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凡路口必立小堡上置柴薪穴爲暗道以胡梯上之令人守望夜聞鼓聲卽起卽令燔燎賊人夜入營門四顧屹然皆有小營各自堅守未知所攻大將營中或諸小營先覺賊至者當按兵勿動縱賊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眾堡皆起燃火內照諸營兵士悉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彊弓四面俱發若姦人潛入一營斬營殺

士卽諸營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
須臾之際善惡自分若或出走皆有羅網矣今之立
營通洞豁達部分無法若有賊夜至軍中斬營軍中
無不驚擾雖多置探候嚴爲備守晦黑之後彼我不
分縱有眾力安能用之哉故夜戰之法貴在於乘敵
之不備率敵之撓亂驟而攻之則有勝計前史所記
或因天之陰晦夜之風甚各執火炬銜枚疾馳出其
不意若寇營士卒驚怖蹂躪吾以精騎勁兵乘之此
必勝之理也若勝之而不亂攻之而愈靖將卒不驚

營壁如故則是彼之法制謹嚴備預周密我當舍而勿攻不然非已利也蓋兵者避實擊虛以整待亂故銳而避之亂而取之此良將之善計也晉羅尙遣人夜襲賊將李特營特知之整嚴以待及至其營特堅卧不動俟其衆半入發伏擊之大敗此所謂舍而勿攻者也

立號法

每日酉時虞侯於大將軍幕府請號其號簿先粘紙三十四張張界一十五行卽縫標軸題首云某軍某

年某月日已後號簿出號時大將軍率意於一行書
寫字上字是坐唱下字是行答一夜書一行二十四
紙三百六十行盡一年訖則更其簿如閏年則加二
紙其號不得犯國諱及大將軍元帥都統等諱其分
巡虞侯及諸將等候大將軍號出分明傳寫審勘凡
坐唱行答者乃號之大綱及有驚急或恐敵人偷竊
或虞內應則不可專循定法須臨事改變或踰時改
或平明改其白晝則以片綵爲號其綵亦須逐日改
易如分兵掩襲及設奇伏白晝或以門旗爲立表色

爲號暮夜或吹笛或擊小鼓子銅孟子小木之類聲音可通一里餘者或使人長嘯爲應驗隨大將臨時處分

定鋪法

定鋪者每日戌時嚴警鼓動虞候領甲士一隊建旗幟立號頭巡軍中及城上在野則巡營外定鋪疎密坐者喝問誰何行者答曰虞候總管某坐喝曰作何行曰定鋪如此三喝三答訖坐者曰虞候總管過

持更法

凡營夜時更者每鋪十人每更二人候漏鼓擊板一人專聽雜事以至睡魔警衆者亦須遞相警覺臨時或添密號鼓弓箭應之卽姦人無所施計舊註更鋪之次更置狗鋪軍在賊境將士遠行因乏籍狗以爲警也

巡探法

凡定鋪發更後當軍折衝果毅并押鋪宿盡更探遞相分付虞候及中軍官健通探都巡探人不得高聲喝號行者敲弓一下坐者叩鞘三下方拋軍號以相

應答營內巡探周而復始

漏刻法

凡軍中雖置水漏則用更牌一晝夜一百刻以竹爲一百牌長三尺闊一寸題云某月更牌以探更人每更徐疾行二里傳一牌一日一夜計行二百里則傳一百牌常取月中氣爲正

雨水正月申夜傳牌四十九四分一更傳牌九餘一里一百七十三步三尺三寸

春分二月中夜傳牌五十一更傳牌一十

穀雨三月中夜傳牌三十七六分一更傳牌七餘一里一十四步二分

小滿四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三分一更傳牌七餘一

百七十步四尺八分

夏至五月中夜傳牌三十五一分一更傳牌七

大暑六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三分一更傳牌七餘一

百七十五步一尺一寸

處暑七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二分一更傳牌七餘一

百七十五步一尺二寸

秋分八月中夜傳牌四十四五分一更傳牌八餘一

里二百八十六步一尺二寸

霜降九月中夜傳牌四十九五分二里傳牌八餘一

里一百八十步五尺六寸

小雪十月中夜傳牌五十三三分一更傳牌一十餘

一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尺二寸

冬至十一月中夜傳牌五十五一更傳牌一十一

大寒十二月中夜傳牌五十三三分一更傳牌一十

餘一里一百二十

五步一尺二寸

又法曰行軍於外日出日沒時撾鼓吹角爲嚴警凡

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角一十二變爲一疊鼓音
止角音動凡鼓三通角三疊晝夜足矣又近代馬上
法以數珠記時先約一晝夜爲準餘日倣之與刻漏
無差

南塘戚公繼光夜營說

照得兩浙自用兵以來每遇敵晝則空腹圍戰至夜
復又饑奔二三十里之外人家或入城郭宿歇至曉
復合而賊於一夜之內黑地預設奇伏轉移流突自
昏至旦五六十里有之我兵及明尋覓賊所行疲氣

怠又有未戰而已過其賊伏者有之往往取敗再或
不入其伏定失其地利是以我勞而不及謀賊逸而
伏多中爲今之計夜營旣熟復有炊灶宿飽于野遇
敵卽與晝夜相持遇倦以奇遶之遇暗以死士乘之
將見賊欲散掠而畏兵相守不敢分其勢欲聚戰而
我有守具不得與我戰灶炊無所飢竄必矣犄角上
策無出乎此後開旗上燈籠布軍者夜操之具也布
城蒺藜拒馬者立營之壘也炊爨等者治營之器也
王鳴鶴曰戚公夜營之法甚善恐只自兩浙用兵言

之耳若與四夷對壘雖欲不下夜營不可得也何也
去國千里張軍宿野乃其定例今因腹裏承平日久
人不知兵此夜營所以作也但布城之制止可設疑
愚敵或張或撤使敵莫測吾之眾寡若與賊營相向
而卽恃此以爲安則不敢也恐後人不察甯不悞事
予在關中防虜則多掘品字坑及栽鹿角挑溝以爲
固緣北地無深草茂林竹木不便故不得其上而思
備其下及至川貴用兵則斬伐竹木旋整排柵架以
爲樓緣地多山石挑掘不便是不得其下而思備其

上若兼南北之法以備之斯稱善矣又恐敵人出兵
擾我前後我兵既勞更不得睡則精神易疲則當於
敵之來路分兵傳號更番坐塘以待或下地雷或用
木砲懸機於路敵若一至機動火落砲卽打出不惟
駭敵人之來亦可警吾營之備庶得早覺而預待之
更燃火具於營之八面各去營一二里撥兵候之居
敵於明而居已於暗一見敵形則暗發弓矢火砲制
之必如此方可稱夜營之備每見戚公之書遇有常
言而又不言者是恐盡洩其巧也今不表明恐後人

卽以爲可恃則不爲趙括者幾希

割野營說

野外屯紂對壘列營畫地以守於前
樵蘇以繼于後夜防警翼畫給行陣

其役也勞其事也險使吾氣
常銳戰守兼舉吁豈易易哉

凡每日五更盡搗鼓已畢各起梳洗聽掌號二遍各
兵通赴木城邊各擎鎗立定作守城之勢各替把門
人役赴中軍報守門無事訖聽鳴鼓升旗各營開門
放汲其汲者限四刻掌頭號落旗回營進城蔬菜等
項者限一箇時辰到營外取齊聽掌二號進營遲進
及後出者俱打二十棍每隊三名以上隊長同責四

隊俱有令九名以上者哨長官同責申時放汲一次
號令執鎗之法俱同早辰買蔬菜止許早辰一次○
凡樵採每三日一次於辰飯後正巳時聽中軍掌號
一盪掣起樵字旗俱出每官下用隊長一名領去限
兩時辰俱到營外候齊稟赴中軍掌號二盪各兵仍
赴木城邊擊鎗如前方開東西二門放進餘門不許
○凡登廁員役照各廁坑由各營門將腰牌懸於門
上方准開門而出赴坑所事畢卽還自認取腰牌回
營如夜間不許出營卽於各自厰邊方便天明卽打

掃送出坑內違者照前汲水例行法○凡中軍遇晚鼓播三次畢各營通卽斷火禁喧斷人行違者隊長與兵同治隊長有犯官哨一體各打三十棍○凡差伏路人役每一晝夜換班一次俱以辰飯畢遣出到彼該回之人卽還赴中軍銷報○凡夜間遇有報事人役先令門外約近二十步之間卽喝令立定守門人辨其聲音如係別衙門差來問其別衙門來歷如有書帖文移者令將書帖文移擲在地下着營外傳語人取遞由木城縫接送中軍有令箭放進者方許

開門放進無令箭者不准如有遷延不去及不遵禁
止徑闖木城下者許卽打射殺死者勿論○凡本營
人夜來報事諭令先報自己名隊然後說事一例止
於營外聽令○凡遇賊臨近不拘營內營外違令者
俱軍法從重決不輕貸而生○凡官兵無故非時違
令出營者緝打一百棍遊營示眾二十名以上官同
法十名以上哨長同法三名以上止於隊長伍長○
凡伏路之兵卽以各枝分割地方所向之方爲信地
每日辰時後赴中軍領令箭是彼交替日則辨別往

來真偽盤詰奸細照前更換遇有各衙門營寨公差人役欲赴本營者夜則於內令一人倍送到營二十步外止住先許倍來兵高說差人來歷守門人卽報稟赴中軍聽令進退○凡夜傳暗更籌箭每隊撥兵二名守木城卽傳箭迷失更箭者上下挨查得出軍法示眾○凡遇有警肅靜各守信地木城閉聽令發兵如有喧言亂走者軍法重治○凡更籌遇日晦夜暗行軍宿野必須定更則時以知早晚緩急之備先以一日有百刻分一十二時每一時有八刻二十分

每一刻六十分共五百分爲一時依二十四氣節爲
十二籌以日出入爲則每籌長二尺四寸上書各得
本節日出入時刻分晝夜長短之數或不用籌計珠
二串一串用小珠七百四十箇爲數繁慢行數七百
四十餘步或數珠七百四十餘箇程限該二里二十
七步餘爲一刻行數七千四百七十餘箇程限二十
里二百七十餘步爲十刻晝夜該七萬四千七百餘
步程限二百零八里有餘是爲百刻每一時八刻二
十分該行六千二百二十五步數珠卽六千二百二

十五箇爲一時十二時約程限與百刻同凡定更籌
晝夜各長短不同依十二時候節氣各以長短刻數
隨時分派朝以日出夜以日入爲始時定而更漏均
大同小異可爲警備矣且如安營一面一百八十八
步四面共七百五十二步行過若傳籌五十次其餘
五百餘步日將出矣如冬至夜極長夏至夜極短二
十四氣皆有異同餘各倣此○凡下野營在賊不知
之處日落斷火不許燎燒柴草恐賊遠望夜來攻我
營寨夜間不許支更鼓止令傳箭約量回數定立更

大守門人須要辨認奸細非奉將令不許擅開營門
如與賊對壘須去營二十步每隊然火一堆徹夜見
賊卽與抵敵勿近自營使我不能見賊自暗中望明
來攻我○凡夜營俱照定過燈炬爲號各看燈籠遵
依各哨視中軍之燈各隊視本哨之燈各兵視本隊
之燈如視晝旗一般違錯俱比白晝軍法加一等遇
大風雨則視火把遇出奇或暗地移營別處燈籠留
在虛營各聽隨時編發字號如中軍說甲字則是左
哨凡言甲字一卽是左哨第一隊餘倣此不預定者

恐奸細知之也如再近賊則又不用字號以禽獸之聲爲號隨時給與哨官哨官依次相諭通知學雞鳴爲某哨學牛鳴爲某哨之類皆不預設

陸兵舟行號令示各總知悉違者連坐

一起行處所中軍放砲一箇鳴鼓聲行旗大吹打舉掌號笛各官哨長赴中軍聽發放本日所行所止之事畢散回聽放砲吹天鵝聲吶喊三聲點鼓豎何旗色照旗色相同應行之營一體點鼓開船○一起行次序以日干所臨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五行爲

前鋒先行餘照營次若行間遇中軍放大砲一箇盡磨旗夜車雙燈卽便駐船營各照方向泊齊圍住中軍聽令○一到止宿去處前行之營放砲三箇鳴金落旗每營約去一箭之遠每一營爲一踪一體落旗聽中軍到落旗後仍復升旗是掌號笛發放若不升旗各官目有緊事者赴稟事無事者謹守信地訓齊兵伍若有更令必差巡視旗口傳或有令票不在此內○一凡水陸行營第一肅靜爲要不拘何事俱聽旗鼓號令不許口傳口傳之言雖本府面說亦不許

從除明白進止用旗鼓號頭照原給令書外若或近賊或欲暗行暗止聽中軍如後開傳令一人挨遞一人不分官目雖木府亦自遞之○一物件挨次遞過即便遵守陸路同 要住傳土塊 要行傳小短箭 要立傳草木枝 要坐傳石塊 要有警收拾器械預防賊來衝殺傳大令箭即便於腳下隨便每哨官爲一營搶擇地勢照給過原操令書內營陣立定聽候中軍傳令每總爲一處不許相連○一止宿處所每營四哨官內輪撥兵一小哨赴把總處巡夜每

營輪一哨官巡夜其本夜內驚恐火燭奸細之變俱
罪坐本官其把總不時親自密查○一止宿處所船
隻各隨到齊各分營定訖到日晚聽中軍放砲三箇
打關門鼓畢俟插鼓各營照中軍一體聚巡夜人在
把總船邊跪發下放陸行同○發放云 官兵聽着

齊應

夜巡謹慎

齊應

毋得懈惰

齊應

誤了事軍法不

饒

齊應

起去

齊應

聽定更喇叭一聲凡把總處支更

其每船一隻內不分大小輪議五人每更一名在船
頭執竹梆支更每打鼓一聲打梆一遍天明各赴本

營回話○一以上乃明營也若暗住處所聽臨時傳知卽便起暗號支暗更暗傳約束非用令票卽用巡視但初起或初住時中軍不車旗及落旗不擂鼓不放砲吹打卽是要行暗令○一中軍官每日輪撥一哨赴本府執打器械緊隨轎馬進止擺圍于後夜則卽以此哨巡夜輪中軍官一員提更

兵兵兵 大刀藤牌鎗藤牌大刀 藤牌 兵兵兵

○

兵兵兵 大刀藤牌鎗藤牌大刀 藤牌 兵兵兵

一水陸住止處所遇本府馬到先於一里內差塘報
二三名進歇處搜過出衙門百步回報無事則不言
若衙門不便難宿或有奸細即便口稟○一本府進
時親兵在前者擺進衙門內在後者即便于衙門外
大街通人行處街口去衙門二十步內各執器械把
定清禁人言仍輪一官坐巡邏俟本府閉門方許聚
赴衙門首聽火兵送飯食用○一凡大開門時凡小
開門聽中軍官即將輪日親兵在外照前項擺定一
半帶進丹墀擺列仍用四人在堂上帶短刀立定口

報訖方聽開門若在人冢一體相同比在衙門更加
謹慎在野宿亦與在城相同比在城更加謹慎○第
一肅靜爲主凡有平時喧嚷者緝打四十連坐遇傳
號令下營陣止起之際耳只聽金鼓號頭眼只看旗
幟決不許口發一言但有喧嚷出聲者拿治如前臨
陣割耳回兵查若因而悞事者斬首示衆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全校